





別

開生面

吳門朱悔之先生論述

# 離騷辯

本衙藏板  
翻刻必究

離騷辯序

余初讀離騷閱諸家評釋類唯雜無

倫後得紫陽集註訝其無所剪裁唯

雜如故每力辯此註決非紫陽所集

何者紫陽綱目一筆一削上繼春秋

苟事關忠孝大節雖在匹夫匹婦不

對書

國朝書

雜無



惜爲之大書特書今三閭是何等人  
品作離騷是何等中情而徒因襲舊  
說訛以傳訛甚至以求索爲求賢君  
且指求女數章爲求大君而不遇之  
比竟將同姓世卿一腔熱血掃地無  
餘孰謂筆削出紫陽而顧若是乎友

或謂予曰子之說前輩有林西仲者  
已先子而發之其所著楚辭燈臚炙  
久矣予聞言而急購其書見封題之  
上高自標榜有千百年眼之目余悚  
然驚異不敢褻視正襟危坐伏而讀  
之果能自出新裁不襲舊說其痛闢



求君處尤爲先得我心如遇知己所  
自負爲千百年眼者余幾幾乎信之  
及繙閱再三而不免疑信相半矣又  
尋繹數四則疑義益多竊以爲大夫  
當日命意立言未必爾爾懷是想者  
積有歲時然卒無由遽形之楮墨也

適歲在丙戌秋冬之交忽疽發於腰  
脅間足不能窺戶者兩閱月每借讀  
騷以自遣徃徃於吟唱之餘爲大夫  
設身處地沈思嘿想至忘寢食下元  
之夕夢中恍惚手執是編與一老人  
互相辯證久之欣欣若有所得旣寤



而彷徨徹曙因強起盥漱焚香致敬  
復從首迄尾句唸字哦頓覺心目之  
前迴乎其不同於前此之所知所見  
如置身武夷九曲疊障層嵐而鳥道  
潛通煙雲出沒峯迴路轉又別有洞  
天於是興會所至忘其固陋隨得隨

書并不計辭句之工拙攝提凡再更  
而瘍醫奏功余之管窺亦草率而就  
矣雖然余究不知夢寐中之若或啟  
之者爲果有其人耶將晝有所思即  
夜有所夢耶又不知余一時之興到  
筆隨果有合於當年之屬辭比事否



耶抑又不知後之見是編者其指余  
摘余不猶余今日之指摘前人否耶  
夫業已皆不能知而猶欲存之蓋不  
忍忘病時之苦志聊彙成編云爾爲  
指爲摘又奚恤焉

昔

康熙歲次丙戌嘉平月之旣望秦餘  
山樵朱冀悔广氏題





小引

余何爲而評註此書耶非故爲吹毛  
索瘢而取罪前輩也亦非務爲詭譎  
怪誕翻案求新而好與陳編作敵也  
特以舊註之背謬林子業已摘之於  
前而林說之背謬不減於舊註者計



其最甚蓋有二端予又焉能人云亦云而不辯正之於後乎夫子不敢議父臣不敢議君古今之通義也小弁之怨後世猶或非之然念于罹則痛我罪之伊何遯毛裏則悲我辰之安在或託諷於秉心之維忍或歸咎於

讒言之如疇要未聞直呼其君父而怨之且從而非之毀之也今林子旣仍俗說以靈修爲稱君矣而其釋浩蕩也則云放縱於規矩繩墨之外即上文之昌被不成其爲君德假令質言之則是怨吾君之放縱同於桀紂



也此成何等語試問大夫是何等人而忍出諸口非誣大夫以不敬乎女嬃之爲三閭賢姊誠巾幗丈夫雖五尺童子其知之矣引崇伯以爲鑒知幾之神也歛姱節而善藏保身之哲也本親愛其弟之至情發爲金石不

刊之至論何端而林子竟儕之於彼婦又橫加以極詆一若所言全不入耳大夫聞之不勝其怒悻悻而去訴神靈以摠其怨憾不平之氣者非誣大夫以不弟乎不敬則無君厚於所生豈其薄於同氣審如是則大夫於



君臣父子間俱有可疑矣夫澤畔行  
吟灑千秋之血淚江心懷石流萬古  
之芳名周末先秦之志士仁人慮無  
出大夫右者而奈之何以瞽語瞽使  
殺身成仁之全節僅僅與匹夫感憤  
睚眦之意慷慨激烈之爲等量而齊

觀也哉至於篇中章法句法出沒縱  
橫淺深離合之妙見地全少疵累偏  
多予姑摘此二端其有礙於君父大  
倫人品心術實惟不小矣然則予之  
管見豈徒爲離騷爭文章之得失哉  
直欲爲三閭辯終古不白之厚誣而



已矣嘉平望後二日朱冀悔广氏又  
題



凡例

一讀騷須分段看又須通長看不分段看則章  
法不清不通長看則血脉不貫舊註之失在  
逐字逐句求甚解而於前後呼應闔闢處全  
欠理會所以有重複總雜之疑孰知妙文一  
線穿就如五花八門從橫變化而其中止齊  
步伐隊伍森嚴耶



凡例  
一讀騷先須認得三閭與姊嬃是何等人物具何等心腸一是忠君忠到至處不惜踵頂之捐糜一是愛弟出於至誠未免情辭之迫切雖兩人意見相去天淵要其發乎情止乎理所謂易地皆然其揆一也林子痛闢求君予誠服其高見而無如其認人尚多未真何也一讀騷須要活潑潑地一切引用典故皆行文

時偶然假借譬猶丹青家之點綴着色耳註疏中呆筆滯墨予對之輒不禁欲嘔即如求女數章紛紜聚訟愚謂譏其侮褻者固是說夢即辯正其並無侮褻而猶不免於沾沾較論且硬指為微詞托諷宮壺者恐亦是未熟黃梁也

一予讀騷管見與舊說同者十一異者十九其



異同無關輕重者舊說或節而錄之其謬說  
已經林子闢過者時或存林而去舊若予自  
抒已見力反前人則是非無中立之勢語云  
人不能自見其曉况予不敏雖不至自護其  
短亦無由自覺其非故必先詳載舊說後附  
管窺以俟就正有道云

一舊本離騷下添一經字九歌以下諸作皆添

一傳字林子一以史遷本傳爲據掃除廓清  
最爲允當予敬從之

一凡文章精妙處用密圈筋脉遙應處用實圈  
前後文過峽關鑱處用尖圈若一兩字而爲  
數章之提綱挈領者用雙圈至於通篇大主  
腦如爲美政乃一生之心事法彭咸爲守死  
之依歸則另用大圈圍於字外每段大結束



凡例  
處用大截以隔之於一大段中分數小段者  
每段用半截以隔之集註林說之佳者必另  
行標出不敢混採入已其與鄙意相左者亦  
姑就予一時之見妄加塗抹要終不能自信  
無誤也

一楚辭全帙均屬三閭絕唱曷爲乎止辯離騷  
蓋楚辭中最難讀者莫如離騷一篇大夫畢

生忠孝全副精神俱萃於此章法大則開闔  
亦大中間起伏呼應一離一合忽縱忽擒如  
海若汪洋魚龍出沒變態萬狀令人入其中  
而茫無津涯林子西仲出特見以翻駁前人  
予乃今復效尤林子之所爲耳至其餘諸篇  
縱有異同所爭者小不敢多累筆墨惟九歌  
中山鬼一章鄙見與舊說全別特附篇末并



求高明者之教正云

悔广氏再識

管窺總論

愚謂讀離騷。如滿案散錢。必須用索貫串。舊註任其堆垛。姑置勿論。林子西仲爲之提綱挈領。縷析條分。不遺餘力。自謂升屈子之堂。而入其室矣。然吾猶惜其所用者。非纚纚之胡繩。而菊英落葉。所委棄正不少也。余間嘗三復離騷之文。而深惟當日立言之意。竊以爲惟守死善道。



四字可作通篇骨子。可貫前後血脉。而卒章與  
爲美政四字。則又文中之眼目。大夫項下之驪  
珠也。入手先叙水源木本。天資學力。乃與爲美  
政之根基。次叙以三后堯舜望其君。正與爲美  
政之實際。無如黨人引君捷徑。皇輿將覆。直言  
諫君。反致齎怒。因言我之蹇蹇。不過望君修政。  
此心無他。乃甫得面從。輒又改悔。身之見疏。不

足惜。但向日所修之美政。次第皆變而已。所扶  
獎之善類。欲與之共爲美政者。一時喪氣。是可  
哀耳。文氣至此爲一束。而萎絕何傷已。吐露守  
死本懷。顧守死之難。尤莫難于善其道耳。以下  
又分四層收束。段段歸到守死。下文拓開一步。  
又起波瀾。總是于守死中求善道處。而命意立  
言。各自迴別。末段及亂辭。又通篇之總束也。自



南馬英  
衆皆競進。至彭咸之遺。則爲一束。蓋君雖見疏。身猶在位。凡遇國家之大利大害。時政之廢墜。缺失。與夫君德之不修。民風之日敝。身爲宗室。舊臣。國危與危。終不以見疏之故。而忍爲坐視。明知不入。願以死諍。祇期無愧前修已耳。以下至清白死直爲一束。蓋直諫不已。君怒轉深。旋遭廢斥。所以然者。由於君不能體察民心。以任

賢。衆又皆逢迎黨人。而謠詠也。身旣爲放逐。罪人。觸處盡成荆棘。雖懷忠悃。而不諒。欲一見君。而無由。惟有伏守清白。安心矢死而已。以下至體解未變爲一束。蓋忠愛之心。惓惓無已。所以追悔前此進言之未審。而思濟之以權宜。苟君心尚有一隙之明。則美政豈無復興之望。無如素志之芳潔。終不能移。而時局之貪婪。又決不



忍入。率性特立獨行。不可一世。雖或惕之以體  
解之極刑。卒不變此好修之故。我不知人。當失  
意之秋。而任情孤往。每每憤疾有激。而日甚崖  
岸。自喜而益高。勢必使群邪側目。腐心賈禍。彌  
酷。當局未免執而不化。彼識深慮遠。情關休戚  
者。早已見微知著。黯然深悲。所以來賢姊之箴  
規也。以下自女須臾。言予直至焉。能忍而與此終

古爲一束。蓋大夫得聞姊訓。真覺字字做心。言  
言中病。然而高節既立。則故步難違。欲遂初衷。  
又重傷姊意。如履萬仞之危峯。下臨無窮之絕  
壑。進退兩難。不得已而哭訴於神靈。乃訴之無  
益。陳辭重又呼天以求鑒。而天遠不聞。見帝因  
華數章復設想神遊。欲遍訪境內名山大川。冀得一二  
高人達士。以折中此身之去就。庶幾將伯之助



予孰意耳其名而不謀其面者竟杳無踪跡之

可尋高丘之無女即造其廬而親炙其光者且甘為

肥遯而不顧虛妃之驕傲在廷雖有不食之碩果思

攀附以何階佚女不能得草野非無委棄之餘芳縱

連茹其奚濟二姚不可留此時孤忠獨立呼籲無門

溷濁嫉賢舉世而是大夫又焉能忍死須臾與

若輩同此苟延負疚終古乎行文至此水已窮

山已盡更無轉筆處矣不意天外竒峯忽又飛

來當面盖大夫一身之生死實關宗國之存亡

故雖久懷清白死直之心而猶未絕與為美政

之望設也命世之英竒可出君王之惑志可回

則大夫有用之身尚可留以有待所以決之於

卜也乃靈氛答以楚國無可求之人不若去之

而適異國夫去國豈大夫所欲哉故又折中於



巫咸而巫咸不惟勸之去國也。抑且勸之擇君。斯言污耳。大夫所不忍置懷。然而還顧楚之人。心風俗。果若江河之日下。難以一日與居。設或始從靈氛之占。聊作遠逝之想。因而糗糧夙具。輿馬夙嫺。雲霓助我行色。蛟龍惟我指麾。神靈爲我呵護。而又得曠遠無人之境。樂舞怡情。斯時亦可云適志矣。然苟瞻眺之餘。觸目故鄉。睠

懷宗社。便不禁趨起涕洟。雖欲頃刻遠離而終有所弗忍。興言及此。則去國誠非本願。而故都又已無人。美政遂成絕望。計惟湘流魚腹。不忝前修。獲我死所。嗚呼。從容慷慨。大夫以一人之身。兼而有之。謂非立千古宗臣之極者哉。不如。此千迴百折。不成洋洋大文。不如此千推萬敲。亦不能守死善道。九京如可作也。其以予言爲



然乎否。

林西仲總評

三閭大夫。是古今第一等人物。其文章亦古今第一等手筆。最難讀者。莫如離騷一篇。以其變幻瑰異。眩其重複。且有疑其行媒求女等語。有涉侮褻。但要知作者是何許人。處何地位。便知當日如何存心。如何落筆。入手一段。字字至言。堪為離騷知己。但可惜所尋頭緒。所分段落。猶未能至當不易耳。茲尋出頭緒。分出段落。



商馬夫  
以已之好修君之美政作眼清直爲好修之實  
賢能繩墨爲美政之用其立言大意以爲吾正  
直之質本之於性而濟之以學其所以汲汲若  
不及者無非欲乘時匡君致之二帝三王之道  
耳不期上官與靳尚等行讒見疏之後導君於  
不當行之邪徑以遂其偷樂吾之直諫實出於  
忘身愛君而君不察吾心反增前此之怒雖吾

被疏不足致惜但君與我既有成言終而悔遯

德無常操其不足有爲可知

此處不無悞認一針所以後文都成

錯鑄而吾平日所得之正人無門進用一時俱棄

其所關於國尤非小也若揆黨人當日行讒之

故緣其本以貪婪固寵謬謂我得侍君側亦以

賄進妨奪其利

林子看恕字不清故立身苦而不高話頭盡入卑鄙一路

而

不知吾不以進身爲榮而以修名不立爲恐雖



知招妒願以身殉免此方民生日苦求索死不

敢辭也若論今日吾君聽讒之故又緣其放縱

無檢豈有忠如三閭而忍直斥其君之過而不  
詆毀之者耶千百年眼何不察於此不

察民心之公止樂逢迎之巧而不知黨人之棄

法度畏吾清直相形以謠詠中傷陷之於罪吾

止求告無罪於前聖俗不敢徇也在吾既斥之

後非不知少貶從俗以圖再進離騷此一轉真  
非非想有不可

思議之妙今却用如此轉接又吐出一派卑污

苟賤話頭頓令大夫人品心術一齊掃地豈非

恨事鄙見詳本章分註中但思此一番失足便入黨人之群

同作欺君誤國之事何遽至此○一路想頭俱  
落到第三第四乘去非但

不到第一乘已也故寧從吾所好修吾初服即舉世無

見知若作一癡想從容以審去就之宜曲折以  
盡文章之變無邊妙悟絕世

丰神乃林子輕輕用癡能以神遊往觀四海之

想二字抹殺苦心冤哉能以神遊往觀四海之

外海外皆島夷安得有知我類我之人况此時  
便思去國遠行又何勞靈氛巫咸苦口相勸

外便思去國遠行又何勞靈氛巫咸苦口相勸

外便思去國遠行又何勞靈氛巫咸苦口相勸

外便思去國遠行又何勞靈氛巫咸苦口相勸

外便思去國遠行又何勞靈氛巫咸苦口相勸

外便思去國遠行又何勞靈氛巫咸苦口相勸

外便思去國遠行又何勞靈氛巫咸苦口相勸

外便思去國遠行又何勞靈氛巫咸苦口相勸

外便思去國遠行又何勞靈氛巫咸苦口相勸

外便思去國遠行又何勞靈氛巫咸苦口相勸



得一知我或類我者則人道當不至漸滅殆盡  
闢求君是林子大有功處然既不用求君舊說而又不能得求女真詮因而強捏同我類我相配等一派混話塞責此君尚可一悟俗尚可一  
俗諺所謂掩耳盜鈴也改於願足矣守死不變此素心也忽於不經意  
中無端被姊妹女嬃當面搶白絮絮叨叨林子自  
年眼凭地女中豪傑竟因思既不得於君又不  
當前失之耶噫異矣諧於族甚至不見諒於家無處訴辯不得已陳

詞重華求前聖之折中且神遊上天下地以求

索焉蘄其庶幾一遇亦可謂無聊之極者妙文開闔

變化處僅僅用如許沒氣力間話及見帝而帝

不可見求女而女不可求是四海之外帝是海

女是海外之女與時俗之溷濁嫉賢無甚異也

計已窮矣一決之于卜再決之于巫兩段煞有

囹圄止求示一容身之地別無他願不意恁地



中所有。只是一副偷生。而靈氛以他國求女為苟活肚腸。豈不冤殺。

辭巫咸又以他國求君為勸。獨不思楚之忠佞不能辨。而他國容有能辨者乎。楚之忠者皆變。而為佞。而他國容有不變者乎。即無論能辨不能辨。有變有不變。但吾以楚族而為世卿大義。攸關一言。及他國已無以自存矣。巫咸為不入耳之談。不必復道。以上二行半高識。正論敢不歎服。即靈氛遠

逝之言亦當仍在四海之外。如君言大夫已兩

耶。試問初次啟行。何其不待商量。輕裝速進。此番再往。何反占巫詳審。鄭重束裝。耶。勿論遠逝之意。大夫不合早萌於占巫未勸之前。但看篇法次第。亦決無海上神遊。此章重出之理。千百年眼。何瞽以目不見楚國。聊借自遣。神遊西海。亂若是。

乃萬不得已。又不意從空俯視。忽見舊鄉。安能竟前往而不顧哉。總之歸楚之後。君終不悟。俗終不改。國無人而朝無政。亡可立待。惟有一死。



以盡與國存亡之義而已。此篇自首至尾千頭

萬緒。看來只是一條線直貫到底。並無重複。此數

語深得離騷妙處。可一正從來邪說。惜乎前後闡發處。尚未能悉合此言。至所謂求

女一節。按史記張儀至楚。厚幣靳尚。設詭辨於

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厥後稚子子蘭勸王入武

關。稚子何知其為袖宮中主之無疑。此句斷案極當。但論

求女。而必牽入鄭袖。鄙見終不謂然。說詳處妃章。即卜居篇亦有事婦

人之句。明明當日黨人與袖表裏貪婪求索。殘

害忠直。舉朝皆袖私人。奈黨人可以明言。而袖

必不便形之筆墨。篇中先借一女嬖出頭。說出

許多沒道理的話。令人逃又逃。不去辨。又辨不

來。見得仕途中都是婦人。為政憑他如何顛倒

無可置喙也。瞽子病狂。不擇人而肆詈。受者置之不較。誠諒其目之盲。而心之偏

也。其叙求女。皆古賢后如處妃驕傲。既不足求



而有娥二姚又不能求蓋惟不能求所以成其  
 為賢后原意謂牝雞無晨君所聽信者必如古  
 賢后則可不然未有不為夏喜殷妲周褒晉驪  
 之續史記所謂其詞微者蓋指此也大抵聖賢立論道理  
 自是四通八達然以為言外激射則無妨若竟  
 以此作求女正解而粘皮帶骨着相分疏恐亦  
 未有當也武王十亂邑姜與於九人之數才德相當  
 不足為嫌故取為同類之比離騷純用比體故舉朝皆眾女而大

夫則蛾眉也求女云者殆以蛾眉求蛾眉耳眾  
 女既皆右黨人而嫉蛾眉所以欲徧求境內之  
 蛾眉與之訴中情而商去就兩蛾眉相慕而相  
 求何嫌何忌又安用爾許話頭曲為之說耶余  
 所不行媒解佩即介紹致幣也又何侮褻之有

舊註皆作求賢君之詞但問閨中邃遠句既比  
 求賢君而不遇矣哲王又不寤句更比何等人  
 耶名語透闢自此至且原與楚有箕比之義與  
 孔孟可以轍環列國不同他國求仕出於巫咸



之口則不妨。而舊註皆以原欲自求。相沿不改。豈非恨事。

辯前賢論騷二則

朱夫子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

於忠者也。

愚謂此決非朱夫子之言。與楚辭集註一書同屬後人之假托爾。

夫微子去國。比干剖心。事不同矣。夫子何以並許其仁。無他。惟其無過不及。而皆合乎中庸之道也。蓋比干貴戚之卿。君昏不能匡救。則返躬難免。失職之羞。先王自有象賢。則在



我原無存祀之責。且尺土不階。老夫髦矣。其何能為。留其身不足以維大命。之將傾而捐其生。或可以悟主心。於萬一故。以死諫為中。使比干而謀出。迪則鄰于愚不肖之不及矣。若夫微子者。以帝兄之重。而退就藩封。位不列於承弼。當如燬之朝。而民望久屬。地實處夫危疑。言出則禍隨。不惟無益於國。而徒使

吾君有僂辱其親兄之名。且年力方壯。才可。有為。假令天未厭殷。獨夫自斃。苟武庚能為。念亂之冲人。即微子實同負宸之家。相起親。

賢于囚伍。

箕子佯狂而受辱

與之左右。有商揆厥勳。

名何遽遜於左周。右召特以天命有在。雖聖賢亦無如之何。爾至於他日。紹封有宋。白馬。賓王反。非微子意中。所期亦豈父師少師當。



日所忍逆料然而適逢其會不幸賴有元子  
之尚存耶故以去國為中使微子而直諫剖  
心則誠忠而過矣今大夫所處之地正與比  
干同而與微子異其所以從容詳審至再至  
三者蓋于視死如歸之中必欲其獲我死所  
湘流誓葬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者不能及也如是而猶議其過又何以異於

責剖心之比干以不能存宗祀夫豈論之得  
其平者哉

王鳳洲曰離騷所以總雜重複與寄不一者大  
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銓亦故亂其緒  
使同聲者自尋修郤者難摘爾今若明白條易  
便乖厥體

愚謂從來傳世名作洋洋大篇皆用一意曲



折一氣呵成。決無重複的道理。其以重複爲工者。惟邇來遍地詩伯。關門閉戶。掩柴扉之長技爾。古之作者。未聞有是也。即三百篇中。每多流連反覆。然極相類處。畢竟微有淺深。故同是感物。而節序殊同。是懷人。而久近異。同是美刺。而隱顯分。雖所更不過幾字。便令讀者耳目改觀。自不覺意境多別。所以一唱

三歎。感人愈深。此豈依樣造來。如一副板印成幾幅者耶。讀離騷。何莫不然。其所引用。蘭芷芳草之類。或再三見。或數數見。要之立言。各有取義。寄托各有深情。一縱一操。忽離忽合。處處移步換影。引人入勝。並未嘗此章重出也。無奈世俗泥於陳詮。不能自出手眼。因而疑其重複。病其總雜。紛紛夢囈矣。抑知復



則無味。雜則不醇。以不醇無味之文而望其信。今而傳後。烏可得乎。至於文中有緒。如人之耳目口鼻。位置天然。不容紊亂者也。若總雜其詞。而又故亂其緒。則前後文理俱有難通。豈可爲訓。且請問先生所乖何體。古體耶。近體耶。抑詞壇中另有所謂厥體耶。叛道惑人。斯評尤甚。故特附辯之。

又按小人修却。最險最毒。而在語言文字間。尤易於吹毛索瘢。非故亂其緒。便能免禍也。陳了翁以尊堯名集。而罪幾不測。葉東園以無爲而治命題。尚隕厥軀。世豈有同聲之善類。可以自尋而修却之。小人反難爲指摘者耶。何其說之迂也。



離騷辯

一麟瑞書

吳門朱冀悔广氏論述 男佐周聲越較

玉蛟雲友

孫莪念祖

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林註顓頊後與楚同姓為世官便有宗國不可去之義

朕皇考曰伯庸。原父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



吾以降。

叶乎公反音洪集註賦也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陬隅也

正月為陬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為名愚按孟謂孟月陬謂陬訾從來欽若授時未有不以日躔為主者孟春之月日在營室營室即亥方陬訾之次爾雅之釋正月為陬義疑取此若論孟春攝提所指實在寅方析木之次與陬訾無涉也今攝提指陬訾則日躔析木可知大夫之生明係孟冬十月非正月矣又按集註釋陬為隅而謂斗柄指東北隅故以為名此真訛以傳訛也蓋一歲惟四仲月斗柄正指東西南北其餘八箇月無不偏指一隅也若謂正月孟春當稱孟陬則夏秋冬不皆有孟月乎故陬為陬訾無疑舉陬而遺訾者鍊句法耳林註

又得寅日人生於寅得人道之正愚按此不過自叙其生時日月耳人道之正豈係乎此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林註初生時氣象便

與凡人不同父視而擬之知余長成時必無邪行始擇其名之美者而命之下文許多度字俱本於此舊註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賦也

皇皇考也靈神也林註法之正者為平靈善均

平也高平曰原是皆所錫之嘉者便有顧名思義不當從俗之意已上叙祖父及初生來歷

愚按靈從舊註訓神為是蓋神形而上者中有高意方合高平為原古人著書不肯顯露名氏而造為隱語寓名氏于其中徃徃有此又按正



則起後遺則靈均對後靈修  
非泛泛然取以為美稱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平聲之以脩能叶乃帶切音耐

林註紛衆盛貌言既稟有許多美質又加以修治之力下文許多修字俱本於此舊註作長才

大扈江離與辟同芷兮紉秋蘭以為佩集註賦而此也

扈被也紉續也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為佩林註

紉結也離芷蘭皆香草以喻善行所謂重之以修能者也愚按扈從也喻一言一動必依芳香

言江言辟者不遺遐遠不忽細微之意紉以線貫針也紉以為佩喻貫串古今聖賢理義而佩服弗諼也言秋蘭者蘭取其香之純秋取其斂

華而就實也上句是必矜細行就逐事逐節上零星說下句是學有本原在大段做工夫處

圖說煞有分別若泛泛然槩指善行則篇內香草甚多或再見或數見無往非疊床架屋矣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音皮

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叶莫補切音母集註賦而此也汨水流去

疾貌言已之汲汲自修者恐年歲之不相假也

搴扳取也阰山名木蘭其高數仞攬采也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所采皆芳香久固

之物比所行皆忠善長久之道也愚按木蘭取其高大宿莽取其不朽搴者仰而扳之有仰止

攀躋之意攬者束而持之有把持牢固之意蓋



此已之所朝斯夕斯者直造乎正大高明之域  
務儲此古今不朽之業也又按前節香草喻為  
學時工夫必純必正此節香草喻學問中造  
就極高極遠各有實義俗解每混而一之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

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集註賦而比也淹久也草

之婦人蓋托詞而寄意於君也承上章而言已  
但知朝夕脩潔而不知歲月之不留至此乃念  
草木之零落而恐其君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  
時而事之也愚按舊註釋美人極俚鄙蓋句法  
從國風西方美人來則謂之稱君也可若與後  
文嫉余之蛾眉對看即謂大夫自况也亦可正

以兩耀見文情之妙何必坐實林註惟思也言  
流光易逝不但已之修若將不及亦恐君不能  
及時而修愚按兩說俱混蓋上二句承不吾與  
來蓋言時光迅速不覺由少而壯遂出仕也既  
仕則前此之一意自修者忽又念切匡時矣故  
托草木以興思恐君臣相得之晚不獲展我生  
平之素志如彼行道遲遲而徒徬徨于日暮也  
玩零落二字言外隱然有疆場日蹙國是日非  
之痛玩遲暮二字便見得已之遭時正值衰晚  
及今匡救已是亡羊補牢皆為後文不得不極  
言正諫作張本  
爾字無虛設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林註君不肯  
乘壯歲而除



去惡行後將無及此等規模有敗君德何故不改愚按釋撫為乘大謬乃撫而有之之謂壯者強也盛也以國勢而言穢者政事之雜亂如草之荒穢而不治要知其受病處全在不任賢智而任黨人故下文緊接乘騏驎云云若解作惡行則以臣謗君矣蓋言吾君不於撫有全盛之時早除穢政已失事機今國步如此何尚不改前此之所作所為耶兩句有抑揚有顧盼林子但呆講字義如土木偶人非乘騏驎以馳騁兮不鬚眉畢具奈全無靈氣何

來吾道同夫先路集註賦而此也騏驎以比賢行改此惑誤之度而乘駿馬以來隨我則我當為君前導以入聖王之道也林註若改度後用

賢人擇路而行則吾當先為引導使賢人從我而來耳愚按兩說俱未是蓋言君欲改度莫如任賢果能得賢人而任之則穢政日去百度維新不難馳騁乎帝王之路吾今此來將盡出其生平之所學引吾君于當道也云爾故下文緊接三后堯舜為楚王改度任賢之榜樣也先路云者謂古聖賢有已行之成法如周行大道明明在先所當率由者也下文數路字及捷徑險隘踵武等句緊相照應林註已上叙已之修治有年可佐君為美政故為左徒時以匡君濟國自任愚按此未是結束處林子於此下作一截似欠妥

昔三后之純粹兮林註禹湯文武能棄穢矣愚按三后者三皇也下章堯舜



導道文理方順純粹者上古聖人盛德固衆芳

首出不待棄穢而自無穢政之雜也

之所在林註群賢交集愚按林子悞看字蓋言三皇之純粹雖聖德使然要其得力

之處固皆在乎信任衆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

紉夫蕙芷音采禮內則佩悅芷蘭皆香草也集註賦而比也衆芳喻群賢言三王所

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輔之也雜非一也言雜

用衆賢以致治非專在一二人而已也林註椒桂帶辣氣以其香猶用之不但用純香之蕙芷而已喻逆耳之言亦能受也此既有君德而能用賢者愚按此下二章大旨全側重任賢一邊

蓋用衆芳即是乘騏驥乃本章之來路也反映

楚王信任黨人衆芳蕪穢又本章後章之去路

也如此看方能使前後脉絡貫通又按雜與純粹正相反乃純粹矣而用芳又有取於雜者何也蓋百和名香必彙群葩而就非孤芳所能獨

成也猶九成雅奏必合八音而宣非一器所能

獨作也夫至美曰純齊同曰粹雜之而去其所

不美然後進于純雜之而齊其所不齊然後幾

于粹此用芳之道也物之分者紉之則合物之斷者紉之則聯此章紉字取聯

合意與前後二紉字又微有別

彼堯舜之耿介兮林註其德既遵道而得路林註



后之道故能得其路于後道何桀紂之昌被兮

與路各有實義在林說殊混而無檢束不成夫唯

捷徑以窘步集註賦而比也桀紂之亂若被衣

迫耳林註所行唯取速小以圖便安究竟一步

亦行不去此有德與無德所行不同而利害亦

別擇路不可不審愚按文明之運盛于中天故

德業之光大必推堯舜而堯舜治天下莫先于

為天下得人此其道即三后用芳之道也惟堯

舜能循是道所以一切水火工虞皆得其所當

行之路故能成其耿介而為千古君道之極則

也桀紂不循是道而一味猖狂自恣疏斥忠良

朝無正人引君當道故所行皆苟且不正之路

而顛躓隨之所以速其覆亡之禍而為千古之

殷鑒也舊註一味模稜全無主腦又按堯舜其

君是屈子一生大本領大主腦所在為欲陳堯

舜故上章遠述三皇猶尋流者先溯其源也不

法堯舜則必至失路失路之極而自取夷滅者

莫甚于桀紂且夏后氏以前皆禪讓身弑國亡

之禍桀紂實始之故堯舜之下即言桀紂也與

孟夫子法堯舜鑒幽厲之旨若合符節矣林註

已上歷叙前代君德治道之得失以起下文愚

按此非歷叙也叙述前代興亡有陳詞重華七

章在後若此二章乃反復推明上章之意以見

已之導君先路志在上法古帝下監亡王非從

橫捍闔之流一切苟且之所為耳蓋純粹耿介



者三后堯舜之任賢而自無穢政也故皆馳騁  
乎千載之上桀紂惟不知改度以任賢所以不  
能得路而穢德彰聞終至隕越也得其路則堯  
舜可為反其路則桀紂是即矣可不慎乎窘步

正與馳騁相反

惟黨人之偷樂兮

林註爭寵行讒如上官靳尚輩把舉朝聯成一氣謂之黨

人只圖苟且便安不計及國家利害愚按偷樂  
二字畫盡千古庸臣誤國肺腸蓋其所以貽國  
家無窮之憂者不過圖己身目前之便逸樂是  
耽惟日不足竈突炎上猶然處堂若乘間而竊  
人之物罔卹路幽昧以險隘叶伊昔切音乙林  
後患者然

大所謂捷徑也

豈余身之憚殃兮

林註非我自身畏有禍害相及愚按殃謂

宗臣國危與危覆巢之下無完卵也非此是  
憚而宗社是憂興言及此大夫血淚千行矣恐

皇輿之敗績

林註實慮君為窘步之續集註賦

反面襯托也又引桀紂為楚王正面打照也此  
章忽然掉轉筆來歸咎黨人章法奇變蓋臣不  
見君過所以婉約其詞若云導之以他路使不  
與古帝王同其馳騁者非吾君之故一切皆黨

人自便其身家之所為耳所謂怨誹而不亂者此類是也

忽奔走以先後兮

林註進諫以及前王之踵武

防皇輿之敗



林註欲挽回使追楚先世之所行繼其迹以保其基荃不揆余之中情兮

反信讒而齋疾怒也音齊去聲怒以奔走以趨君之所

鄉而或出其前或追其後以相道之者欲其有

以躡先王之遺跡也荃與蓀同亦香草又借以

寓意于君也愚按此正叙為左徒時與王圖議

國政直言正諫也奔走比遇事輒盡言若惟恐

赴救之無及而竭蹶以趨也先者閑其邪于未

形後者爭其失於已著踵武者穆莊以來疆盛

之遺跡也蓋前之導君先路乃大夫致主初心

直望楚王希踪堯舜此之奔走後先則日覩皇

輿將敗且圖目前救患步趨穆莊後塵在大夫

濟世苦心已降下一格矣故不敢復道古帝王

有先路也但曰吾前王亦有踵武而已此等中

情倦倦懇懇可動天地可泣鬼神其如黨人已

有先入之言而徒益君心之怒哉集註膈膜林

註齋吹鋪疾也既疏猶諫所以怒氣從中鬱蒸

林註言人之所難言若

口吃者謂之蹇蹇明知

君先受讒諫必取怒愚按蹇直言貌蹇蹇忍而

者犯顏苦口屢進讜言也起後文數蹇字

余固知蹇蹇之為患兮

於此章便認作既疏猶諫則後文飲露餐英二

節皆成贅筆矣行文有一定之層次不可不辯

而末露如火之蘊于中而未發于外也從此漸

見疏忌不復信任怒在前疏在後史記甚明林

按玩齋字字意謂君為讒言所中積怒于心蓄

因信讒在先又疑原欲以所諫之事自伐耳愚

情倦倦懇懇可動天地可泣鬼神其如黨人已

有先入之言而徒益君心之怒哉集註膈膜林

註齋吹鋪疾也既疏猶諫所以怒氣從中鬱蒸

因信讒在先又疑原欲以所諫之事自伐耳愚

按玩齋字字意謂君為讒言所中積怒于心蓄



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夫惟靈

修之故也。集註賦而比也。謇謇難于言也。直辭

之出有不易者。如謇吃然也。舍止也。正平也。靈

修言其明智而善脩飾。蓋婦悅其夫之稱。亦托

辭而寓意于君也。上指九天。使平正之明。非為

身謀。以君之恩深而義重。是以不能自已耳。林

註靈修謂以善行而修治者。稱君之詞。愚按此

承上文直言致怒而自歎。又復自解也。言謇諤

太甚。君怒轉增。徒為身患。余豈不知欲稍為隱

忍。無如事係安危。非宗臣所能忍置也。既不入

矣。又指天日以明心。而反復再進者。豈有他哉。

夫惟欲君王修其美政之故也。又按借以况君

者。只一靈字耳。有尊之為神明之意。望君修其

美政。故曰靈修。大夫楚之同姓。均出顓頊。神明

之胄。臣與君誼均一體者也。所以自號曰靈均。

前後靈字。遙遙相對。修即修能之。修已有已之

所當修。君有君之所當修。亦兩兩相照。凡章內

所有複用字。如芳美姱等類。不可枚舉。一切皆

文中筋脉。遙應處。用草蛇灰線法也。俗解竟以

靈修為君之美稱。甚而涉及夫婦鄙語。謬甚。林

註已上叙取怒于君之故。實由于愛君欲導乎

先路。而心迹無以自明所致。愚按未是結束處。

下橫截者非。

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集註比也。黃



之期。羗楚人發語辭中道而改路。則女將行而見棄。正君臣已合而復離之比也。林註許以行正路之候。若定婚期之約。此暫屈于理之當然也。既行正路而中變。又忽奪於怒之未解耳。愚按曰云云者。猶士會三進及雷而晉靈公曰。吾將改之也。此是指天日。以明心所致。何圖遵道未幾。復棄周行。而由捷徑。則讒人又從而沮敗之耳。夫黨人以徑路而悞君。猶可言也。君今信讒而改路。以自悞。尚可言哉。蓋此章雖是比體。然改路二字。與先路得路。緊相照應。豈可泛然作喻言耶。集註林註皆似是而實非者。

初既與余有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林註申前二句愚按

有他云者。言君有惑志於他人也。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

之數。音化。叶虎戈切。音訶。集註比也。言我非難

操也。林註離別謂不再見君而言事若遠去者

也。已上叙已之見。疏不足恨。但君德無常。操不

足與有為。是可悲耳。反應上文堯舜耿介。遵道

得路。二句愚按。初有成言。一隙之明。邪不勝正

也。後復悔遁。吾退而寒之者至也。夫迷而能悟

君之福也。臣之幸也。悟而復迷。是悅不繹。從不

改矣。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人臣當此。惟有

奉身以退。已耳。顧與君離別。已所不難。所傷者

向日所修之美政。今皆格于讒邪。屢被變亂。數

載之成勞。廢于一旦耳。最要知大夫決無片辭



肯直怨君父。只緣從來註疏家。錯認靈修二字。竟不顧醜語。唐突豈不屈殺三閭。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罪切音每。

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集註比也。滋

畝六尺為步。步步百為畝。畦隴也。留夷揭車皆芳草。杜蘅俗名馬蹄香。言已種蒔眾香。修行仁義

以自潔飾朝夕不倦也。林註十畝為畦。愚按此及下章是從見疏之後。追溯從前扶獎善類。期

與諸賢共為美政。今已身既疏朝。士喪氣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又按蘭蕙以比有德之

士。蘭有國香。成德君子也。原與之互相滋益。故曰滋蕙似蘭而香不逮。始質美而學問未充者。

也。須培之。植之。養其根。而埃其實。故曰樹夷。取

芟夷平治。其諸繁劇之才。乎車能持。載行遠。其

諸應對之。選乎才。無大小。皆當預儲于平時。以

備國家之用。故曰留。杜蘅芳芷。小草微香。以比

一藝之長片言之。當罔弗兼收。並採不以人廢

故曰雜。舊註殊混。又按說文二十畝為畹。五十

畝為畦。是蕙少於蘭。夷與揭車。又少于蕙。若衡

才重于藝德。又重于才。而成德之士。尤為王國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林註喻已

士甚多望其成德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

以時進之于朝葉于別反音曳集註比也刈獲也萎病

之蕪穢也言衆芳雖病而落何傷于我乎但傷

善道不行如草之蕪穢耳愚按峻高大也茂條

達也即成德達材之比刈則國家將收其用矣

萎絕者原之身廢也而曰何傷原之道自存也

此其自命之高歲寒松栢百折而不回者也蕪

穢有二志節之士或伏死巖穴或艱危人寰一

也中材之輩或枝葉未茂而心灰半途或摧折

不勝而與時俯仰二也善類凋喪國步隨之此

則大夫之所深悲者也集註大謬林註已上叙

已之見疏不足惜但正士皆喪氣無有與君為

美政者所關非小耳反應上文三后純粹四句

愚按文勢至此為一大結束由水源木本幼學

壯行說到直諫見疏而以君子道憂作歎息以

林註喻已

所培植之

葉于別反音曳

集註比也

刈獲也

萎病

善道不行

如草之蕪穢

耳愚按

峻高大也

茂條

達也即成

德達材之

比刈則國

家將收其

用矣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

士甚多望其成德

以時進之于朝

之蕪穢也

善道不行如草之蕪穢耳

達也即成德達材之比

萎絕者原之身廢也

此其自命之高歲寒松栢百折而不回者也

穢有二志節之士或伏死巖穴或艱危人寰一

也中材之輩或枝葉未茂而心灰半途或摧折

不勝而與時俯仰二也善類凋喪國步隨之此

則大夫之所深悲者也

已之見疏不足惜但正士皆喪氣無有與君為

美政者所關非小耳反應上文三后純粹四句

愚按文勢至此為一大結束由水源木本幼學

壯行說到直諫見疏而以君子道憂作歎息以

林註喻已

所培植之

葉于別反音曳

集註比也

刈獲也

萎病

善道不行

如草之蕪穢

耳愚按

峻高大也

茂條

達也即成

德達材之

比刈則國

家將收其

用矣

內怨已以量

平人兮

林註不以已之貪婪為各

與心而嫉妬

林註彼此相忌謂我得遂其求索

曰憑以心揆心為怨量度他人謂與已同則各生嫉



妬之心也愚按二說皆謂黨人恕已量人此叛  
 道之甚者也一言終身可行無忠做恕不出世  
 豈有心存忠恕之人而反為妨賢病國之事者  
 乎蓋此章承上文而言要之吾君見疏之故無  
 一非黨人為之也自此輩用事以來一切奔競  
 之徒皆以賄賂進身所以貪風日甚財利已滿  
 猶求索無厭不圖我內存恕心外揆人事以進  
 說於君止期引君於當道初未嘗與黨人爭利  
 而若輩嫉妬之心一旦忽然並興誠有莫測其  
 何故者也蓋小人陷君子之術最工往往乘間  
 伺隙日漸月漬以移君心前章之信讒而齋怒  
 是也而其排君子之機又最捷往往驅除異已  
 之謀一觸而即發不煩擬議不待商量忽焉並  
 起此章之興心而嫉妬是也又按恕已見所言

內反已心去其過激使君為可受量人見所言  
 外察時變務求其當不拂乎人情嫉是忌原異  
 已妬是心害其能自此章至彭咸遺則乃復  
 推言所以齋怒見疏之由皆因黨人身為不善  
 而又疾人為善耳我却全然不顧自盡我朝  
 夕納誨之事不合而死期于不愧古人已耳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予心之所急林註方安思  
且緩之愚按此成何語蓋馳騫追逐者黨人引  
 君捷徑惟日不足大夫引君當道亦惟日不足  
 若競進而相逐者然也非所急者言志不在老  
 乎進用耳可見林子始終不識三閭人品  
 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集註賦也騫  
 騫也修名長名



或曰修潔之名也林註冉冉猶漸漸也人壽幾何萬年遺臭安得不懼愚按此又承上章而言黨人之嫉妬得毋見王之任我而忠謀日進將謂我忽然馳騫于功名之途與若輩相追逐耶  
反予心此身之進用實非其所急徒以年華不再恐上不能正君下不能善俗使修姱之名不立于世所以朝夕納誨如下文所云耳又按此下方是既疏猶諫林子于七章前預侵此意  
故此處只得  
間文塞責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切音央

林註曰墜曰落皆已棄之餘芳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願

頷亦何傷集註比也飲露餐華言動以香潔自潤澤也練要言所修精練所守要約

也顧頷食不飽而面黃之貌林註姱美也言修名得立即取人所棄以為飲食何害不須競進

也愚按木蘭高大露墜其上仰而飲之喻勸王建高世之功垂遠大之業菊英既落委棄於地

拾而餐之喻勸王修舉廢缺補偏救敗蓋言已

之所朝夕納誨於君者一一皆朝廷之大政與時事之缺失也苟余情果無不美自問無媿而

所進之言皆練達事情切中機要王雖取余言而棄余身長處困阨甘心受之矣其如王之并

謂已忠君愛國之誠純粹無疵可對天日也練要者謂與王圖議國政皆諳練國勢敵情而舉



必扼要實可見諸施用也

擊木根以結蒞兮貫薜荔之落藥矯菌桂以紉

蘭兮索胡繩之纏纏所蟹切音灑集註比也薜

香草有莖葉可作繩索纏纏索好貌林註亦皆

取已棄之餘芳以為服伏下清白二字愚按此

又承上章而言余惓惓之心猶未已也自見疏

以來尚冀君之一悟如木根苟可扳便思緣之

以芳芷雖薜荔有落葉亦皆條貫以舉之不使

微香之或遺也尚望俗之一改如先用辛辣之

菌桂矯其頽靡然後引進于純香之蘭蕙而用

以繫之維之者纏纏然美好之胡繩也此則余

之素心所日夜望之歷始終而不變者耳又按

第一句比矯國革俗第四句比防其縱逸大意即從

上章而引伸之蓋大夫所以勤勤懇懇無非望

君悟俗改一之生心事在四句中和盤托出正上

章朝夕納誨之全旨歸宿處非復筆也已上四

章諸家久墮雲霧無異夢中說夢同一紉鍼

之紉前紉秋蘭取貫串意從線貫鍼上生情此

處紉蘭取引進意從鍼引線上借

景其中分析極微然確有至理

● 謇吾法夫前修兮林註前代修身之士謇旁

裝句法也章內數謇字註同蹇愚按謇吾云者用倒

皆從言俗解從足者非世俗之所服叶蒲北

綠筠堂



林註服用也愚按服習也言非其所常見也愚按不周者猶俗語云不能委曲周旋世故之意訓曲見說文訓合無考

君不能求容願以死諫顧不得有塞塞之患此

前修中尤所當法者伏下直字愚按此總上二章而申結之言吾所以塞直如此者皆平日聖賢自命效法古人所為非世俗習見習聞之事宜其不見容於當世矣雖仇直之性不能與今人相周旋而之死靡他古之人已先我而有遺則願以為依歸庶不愧前修云爾遺則與篇首正則遙應惟能依死諫之遺則乃為不失宗臣

之正則也苟其不然便有負厥考命名之意矣又按文勢至此又作一結束蓋已上止叙得見疏後依然遇事直言願以死諫耳下文方轉出見替明明是兩層文字自應分兩段叙述作兩重收束且彭咸是全文眼目以後三番四復審之又審終無以易此可見此一束正一篇中大關鍵大結構所在非泛泛然引用一古人已也林子於九死未悔下截此處反一滾直下吾所解不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勤林註可憐

這些百姓征戰則危其身賦歛則奪其財謀生多少艱難如何再當得滿朝求索愚按如此呆



講請教上如何接  
 承下如何接  
 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林註以  
 閑愚按修姱是說平時鞿羈喻見疏後如此鞿  
 韁在口也有不敢語言漏洩翹君過以招尤意  
 羈革絡首也有持躬檢束不  
 觸突人以召侮意林說殊混  
 謬切音近秦集註賦也鞿羈以馬自喻諄告也  
 替廢也愚按此章前二句用順承後二句用逆  
 折蓋大夫願依古人死諫至於哀痛迫切非過  
 激也只緣目睹民生日蹙國是日非萬不得已  
 而出此耳言外隱然有不當以此獲罪意生平  
 好修美行更無可罪之隙見疏後愈加檢飭又  
 實無得罪之由乃直言朝入斥逐夕加真不可  
 解只一見替凡用三層意思曲拆出之是何等

筆法

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芷

林註重疊以修姱得罪不

止一次舊註作君以蕙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

死其猶未悔

集註比而賦也纒佩帶也林註君之所甚怒者皆余心之所甚慚惟

求自盡無復追悔愚按林子之辯舊說最當而  
 細玩語意尚隔一層蓋謂君王前以忠言而見

疏今又以忠言而見替屢以忠直獲罪其名愈  
 芳猶君王贈之以芳香之物也夫修名不立大

夫所憂則芳香在躬亦大夫所善於極失意之  
 中偏尋出極得意之處自憐自慰烈士殉名死



且不悔而况見替乎又按替以蕙纒則芳佩在中幽香發外喻直聲震於輦轂之下申以攬蒞

則采之盈掬遠近聞香喻直聲洋溢于四境鄰邦

怨靈修之浩蕩兮林註放縱于規矩繩墨之外如水之橫溢即上文昌被之

義本不成其為君德愚按大夫何人終不察夫

肯直呼其君而怨之且又詈之耶

民心林註既放縱必不能細心體察謂之終者以其到底不明也民以惡貪婪好修姱為

心根上文民生多艱句愚按民在湯火之中日望其君進賢退不肖以轉危為安無如民實有

紀蕩然靡有底止也林說總謬眾女嫉余之蛾

眉兮林註喻黨人忌原謠詠謂余以善淫林註徒歌

曰謠楚南謂嫺為詠女有淫行雖美不足貴喻

黨人知原清白無可行讒而以造令自伐誣之

集註比也浩蕩無思慮貌愚按此章申明所以見替之故由於君不察民心以任賢群小復黨

邪而害正也首句虛唱領起下文蓋大夫身既廢矣回想前功付之逝水不覺放聲一哭也浩

蕩者無涯之貌靈修即作美政看便明其所以

謂之靈修者以出政之本在君耳怨靈修者怨

夫昔之所修於今盡廢興復無期如水之下流

終無底止云爾非怨君也蓋前言靈修數化則告朔雖亡餼羊猶在故大夫但追憫成勞自傷而已此言靈修浩蕩則隄防已潰沉陸堪憂大



夫能無歎息痛恨於誰秉國成而廢此靈修者  
 耶民心者惟粹已極而民皆望治之心也終不  
 察者引領以望日夜以需而君為黨人蒙蔽終  
 于不察也政令無常狂瀾日倒職此之由當時  
 惟有大夫一人違眾獨立砥柱中流千人諾諾  
 一士諤諤所以見忌於群小如蛾眉之入宮見  
 妒然耳大夫以修姱為立名群小即指修姱為  
 炫俗大夫以謇直為法前修群小即指謇直為  
 翹君過蛾眉而誣以善淫何患無辭彼有其具  
 君子其奈此小人何哉詎是浸潤之譖謠是造  
 為蜚語暗地中傷如田氏之蜚語入而魏其極  
 刑嚴氏之蜚語入而桂洲授首是也又按俗儒  
 總不識怨誹不亂四字不觀朱子之釋怨慕乎  
 全是怨已非怨二親方見立言無弊余謂註騷

亦然篇中凡涉怨誹處俱是歸咎黨人並無片  
 詞指斥君父今悞解棄穢為除惡行靈修數化  
 為君德無常而此章之悞抑又甚焉如是而猥  
 云不亂則彼怨誹而亂者又將何如耶。大夫  
 以眾女比群小而自負蛾眉蓋明明以  
 賢女自况矣求女數章已伏線于此

固時俗之工巧兮。佞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

曲兮。競周容以為度。

集註比也。佞背也。錯置也。周合也。度法也。洪曰。佞規

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  
 道以從時。林註時俗不循法度。爭苟合求容。逢  
 迎浩蕩之意。以為式使君不復顧念民心。所以  
 謂之工巧。愚按林說更謬。此承上章謠詠來言。



此固時俗之工於迎合。巧言如簧，能使人品之賢不肖，是非顛倒。猶明明有一定之規矩在前，而方圓任其易置也。舉朝上下相習成風，則顯違正直之常道，以窮極邪曲之私智。惟爭務為周旋容悅，以為居官之常度而已。又按說文，偃向也。與下句背字對待成文。上句是覲面相向，而任意更張。下句是顯然背馳，以逞其機變。追曲比改錯更險更毒矣。若從舊註作背字解，其如兩背犯重何。追曲與死直對照，小人曲必追。凡所以陷君子者，不曲到極處，其術不工。其毒不快，君子直道而行，但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往往群小之伺隙者愈密，而君子之防患者恒疏。苟生不逢時，除却一死明心，更無別路。

怵鬱邑同怵余侘傺兮。愚按怵悶也。鬱幽滯不通也。邑於邑也。侘失志也。傺揚雄

心憂悶。至於鬱滯而於邑也。侘失志也。傺揚雄方言以爲逗也。楚人謂住曰傺。此用倒句法。若順解之，當云：因我失志而逗留于此，故悶悶。若若是也，諸解混極無異。關門閉戶，掩柴扉矣。吾

獨窮困乎此時也。叶時吏也。林註：獨吾一人既疏

無限神情在獨字也。字內蓋大夫遙想從前一片婆心，滿腔熱血，不意今日到此地位。一字一

淚。林寧溘死以流亡兮。林註：溘奄也。或受誅余說呆。寧溘死以流亡兮。立死或放斥終身。

不忍爲此態也。叶他計也。欺君殃民者所爲此心



如何忍得愚按此章是既替後退而自傷小人患得患失至於無事不可為總當不得他一個忍字前章忍不能舍是大夫不忍臨難改節後章說到章不為時態是大夫不忍與小人同戴日月矣有此終古則大夫直不忍與小人品章法亦遥遥相對態三不忍方成得大夫人品章法亦遥遥相對態即上文所云周容為度也

鷲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林註特立者不容于眾不但此

時為然愚按此二句言從來君何方園之能周子必不屑與小人為群林說混

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集註比也鷲執也謂鳥之能執伏眾禽者不群言其

執志剛厲不與眾鳥為群也周合也圓鑿方枘不能相合其道異也賢者之居亂世亦猶是耳林註方枘不能入鑿以非其類也既不為時俗之所為安有同立于朝之理乎愚按下二句方是說不容於眾以見己之窮困理勢固然無足異者蓋上章既自傷此章又自解也周謂周納與前兩周字別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詢同詬林註讒人誣以惡行無處辯白

必至伏罪而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死攘取也

集註賦也攘除也詢耻也言與世已不同矣則但可屈心而抑志雖或見尤於人亦當隱忍不



校雖所遭或有耻辱亦當以理遣解蓋寧伏清白而死於直道尚足為前聖之所厚如比干死而武王封其墓孔子稱其仁也自怨靈修至此五章一意為下回車復路起林註伏罪也清白與貪婪相反直與周容相反伏清白即上文替蕙纒申攬莖二句死直緊接忍尤攘詢惟清白方能直是一條事故總言之前聖伏下依前聖句又云已上叙君之聽讒由黨人忌原清白以形其短誣以惡行而君不察國人之公心只信黨人之迎合究竟不得于今必得于古在原亦無損愚按此章與法前修章相照應作結束心謂修姱立名之本懷志謂正君善俗之素願屈不復求伸也抑按下不提也尤謂嫉妒詢謂放逐攘謂禍自外來順而受之伏清白者不肯

臨難改節玷污此身也厚重也前聖猶言前修兩前聖兩前修回環互映蓋大夫到此地位惟有安心守死為臣死忠固前修所最重者吾求不愧焉斯已矣文勢至此又一頓下另開生面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林註上文既

矣忽從千思萬想中悔前此視路不審與反前所行再圖進用亦猶上文馳騫追逐之意乃窮困之極一時妄念也愚按延佇乎語意與孟夫子王庶幾改之二句神情極相似林說竟墮入患得患失此二句是承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林一流何也迷路一失足便入黨穢猶幸離故路無幾可以速回集註比也延引頸也侂跂足也



言追悔前日視路未審而輕犯世患將旋轉吾  
 車以復於昔來之路庶幾及此惑悞未遠之時  
 覺悟而旋歸也愚按死直之志大夫已決忽復  
 自念我本宗臣誼均休戚非草草一死便可塞  
 責因而追悔前此相視進言道路尚未明審不  
 覺引領翹足而望曰我庶幾得反於王所乎自  
 茲以往當回我仇直之故轍以復於巽順從容  
 之路及吾君所行迷路猶未甚遠徼倖覺悟于  
 萬一也水窮雲起絕世奇文又按復路與前改  
 路遙應君因改路致行迷路以自悞原思復路  
 庶幾易轍以匡時文心七穿八透此正是守  
 死中求善道處一往純用比體呆講不得復路  
 者謂從前忠憤所激機關未密作用未深差了  
 路頭使小人得乘間以行讒今當復於從容詳

審之路耳乃來復之復非謂復歸于昔來之路  
 也行迷謂黨人誤君改路致入迷途及其病根  
 未深尚可救正方是大夫念切匡君本旨林註  
 俱粘定大夫身上說即指上二句為行迷何其  
 悖歟至妄念失足是何等話頭俚鄙不堪一至  
 于此。林子之悞大抵因看章法不清蓋此一  
 章全是開筆下二句正承明上二句也林子便  
 認作轉筆將一章打成兩截則氣促而少意味  
 矣不知起承轉合乃行文一定之法若有開  
 而無承則未暢厥旨連轉筆亦豈能醒出耶  
 ○此○二○句○是○轉○  
 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林註仍在  
 衆芳之地  
 愚按椒味辛喻已姜桂之性老而愈辣  
 若概而言之曰衆芳則兩比合掌矣  
 進不入



以離同尤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集註叶蒲北反音勃

馳走而遂止息必依椒蘭所謂回朕車以復路

也林註上朝進退間縱有不能遂其直然清白

則不敢不勉愚按集註混林說竟同夢藝蓋此

承上文而言無如孤芳出自天性纔一舉步依

然擇地而蹈不離芳香方思銳意馳驅忽然又

動我姜桂之性不覺行行且止裹足不能自前

矣所以然者黨人蒙蔽君心苟冒昧以進必不

能入且蛾眉見嫉適足罹尤夫罹尤而得入猶

之可也不入而砥以罹尤智者不為矣吾有清

白之故吾在童而習焉老而不倦者也退將復

修之云爾

服服習也





